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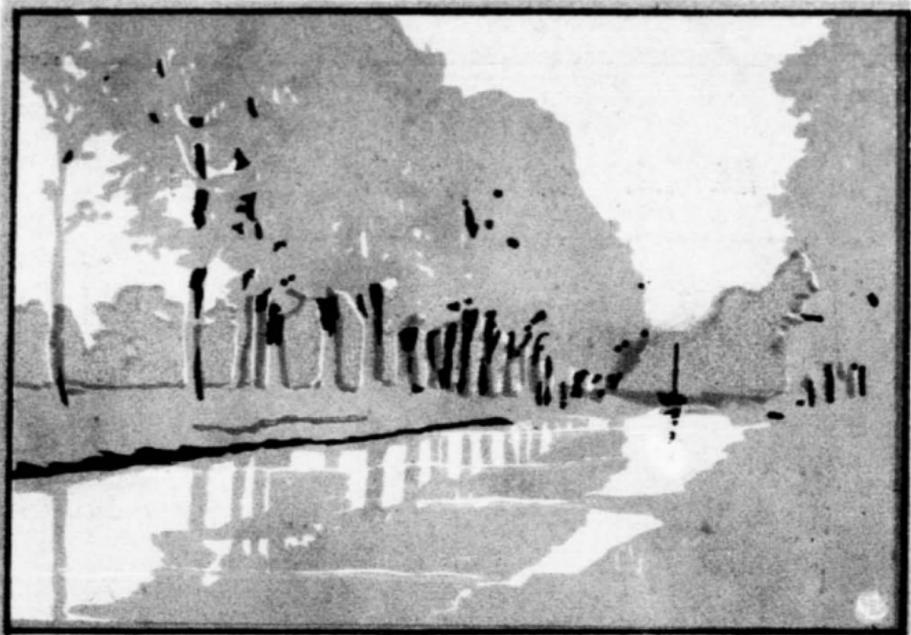
期

16

20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20 (251)

November 11, 1927

第 二 十 二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五 一 號)

十 六 年 十 月 一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尺牘及聯語

■ 尺牘

- 通俗新尺牘 一冊 八角
- 酬世文東指南徐 珂編 四角
- 新撰普通尺牘附詳解 三冊 五角
- 新撰商業尺牘徐 珂編 三角
- 商業文件舉隅徐 珂編 三角
- 應用文件舉要蔣 昂編 三角
-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
- 語體學生尺牘初編蔡其清編 二冊 二角
- 語體學生尺牘續編吳人麟編 四冊 六角
- 普通書信範本宋樹基編 三冊 三角
- 普通應用尺牘教本 二冊 四角
- 註釋女子尺牘李瀚吾編 二冊 三角
-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三角
- 新體白話信楊 平編 二冊 三角

■ 聯語

- 註釋尺牘進階 三冊 三角
- 註釋尺牘入門 二冊 一角五分
- 增廣尺牘句解 主編 桃花館 四冊 二角
- 增註寫信必讀唐芸洲編 四冊 二角
- 古今聯語彙選胡君復編 已出 五集
- 初集二集 各四冊 每集八角
- 三集四集補集各三冊每集六角
- 集聯彙選初編 二冊 五角
- 集聯彙選二編 三冊 八角
- 蘇桐館集聯彙刻 楊調元編 二冊 二角
- 聯叢 話 梁章鉅編 四冊 合售 一元
- 聯續 話 梁章鉅編 二冊 二角
- 聯三 話 梁章鉅編 二冊 二角
- 聯四 話 梁恭辰編 二冊 二角
- 巧對續錄 梁恭辰編 二冊 二角

編者的報告

承讀者來信。對於本雜誌陳述高見。甚感盛意。在編者能夠實行的。或已經實行。或預備實行。其在事實上。一時辦不到的。只好希望後來慢慢的做。即此佈聞。恕不一一答復了。

「中國小說研究」因為沒有排好。本期只得暫缺。但下一期準可登二十面。以副愛讀諸君之望。本期趁空把「小說枝談」登完了。可算結束了一件事。

于昶廣先生來函云。（上略）鄙人缺小說世界（第十六卷第二三期各一冊）託先生代為徵求該小說二冊。請寄哈爾濱道裏路警內勤三區交孫明化先生轉交鄙人便妥。願以大東書局之（紫羅蘭一冊）相酬。後至者寄還。再鄙人現存有小說世界第十六卷第六七期各一冊。送與愛讀者。不要酬品。如有缺以上二冊者。乞賜函哈爾濱警官高等學校速成科。詳述寄回地址。當即寄上。不誤。信後到者。恕不答復。（下略）于昶廣。十一月三日。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六卷 目錄 □

□ 圖畫 □

前塵影事卷子之三

前塵影事卷子之四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藥房的女主人……………唐小姐同譯
白樹田

仇復……………碧漪女士譯

情侶……………江紅蕉

文人小故事(補白)……………編者

青年創作集(十六)……………編者輯

小詩(補白)……………鄭綠影

文壇秘錄(二十)……………編者輯

小說枝談(續)(完)……………蔣瑞藻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

心跡何處去
 紅桃吹滿釣魚磯
 不知青帝心何忍
 任爾飄零到處飛
 風送殘紅浸碧溪
 呢喃燕語畫梁西
 流鶯也惜春歸早
 深坐濃陰不住啼
 春歸花落渺難尋
 萬樹濃陰對月吟
 堪歎浮生如一夢
 典衣沽酒臥深林
 滿庭疑雨又疑煙
 柳暗鶯嬌蝶欲眠
 一枕黑甜雞唱午
 養花時節困人天
 繡絲竟與畫圖爭
 轉訝天生畫不成
 何奈背人春又去
 停針無語惜含情
 凌波微步紫楊隄
 淺碧沙明路欲迷
 吟遍美人芳草句
 歸來採取伴香閨
 惜霜先生大人
 兩政。蘋香錄
 舊作於天韻閣
 南窗下。

前 塵 影 事 卷 子 之 三

潮落江村客棹稀
 紅桃吹滿釣魚磯
 不知青帝心何忍
 任爾飄零到處飛
 風送殘紅浸碧溪
 呢喃燕語畫梁西
 流鶯也惜春歸早
 深坐濃陰不住啼
 春歸花落渺難尋
 萬樹濃陰對月吟
 堪歎浮生如一夢
 典衣沽酒臥深林
 滿庭疑雨又疑煙
 柳暗鶯嬌蝶欲眠
 一枕黑甜雞唱午
 養花時節困人天
 繡絲竟與畫圖爭
 轉訝天生畫不成
 何奈背人春又去
 停針無語惜含情
 凌波微步紫楊隄
 淺碧沙明路欲迷
 吟遍美人芳草句
 歸來採取伴香閨
 惜霜先生大人
 兩政。蘋香錄
 舊作於天韻閣
 南窗下。

綺四維香



象管啣素麝煤記月猶覺幽香盈把
爲憶當時江左風流遊冶憑牘稿齋檀
十名訪歌館首詢聲價惟漢：味隄飛
東粉痕低映翠屏亞塵緣頓空逝水
誰識春風半面馬纓花下重痕冰銷卷
絮影分明如畫帳今日帶燕西東更說子
甚紫嬌紅婉好丹青付與知音小篆同之
樣桂

四

西尊仁光堂題戊午重九衡山寄高棠





藥房的女主人（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同譯
白樹田

某小城，有兩三條曲曲彎彎的大街，完全入了呼喚不醒的黑甜鄉，空氣凝凍，沉寂無聲，偶爾從遠處，或者就是城外，稀稀疏疏的傳來幾聲犬吠；大約已經快天亮了。

當那個時候，真是萬籟俱寂，惟有一個藥房的女主人，就是柴諾莫基柯先生的少妻，還沒睡覺。她本來已經在牀上臥了三次，也不知因為甚麼，祇是展轉反側的睡不着；故此她索性穿了一件汗衫，坐起身來，從那開敞的窗戶向街上眺望。她此時不但鬱悶，而且懊惱……懊惱得她直要滴下淚來——至於何以如此懊惱，似乎她自己也不大瞭然，惟覺着胸膈之間，有一物壅塞，使她煩悶得難過，並且有時候覺着此物，奔騰而上，直欲湧出咽喉。在她身後相隔數步之遠，靠着牆壁，昏昏沉睡的，

便是她的丈夫。他睡得正酣，鼾聲不止，雖有一個蒼蠅，止在他的鼻樑上，狂吸不已，他不但毫不覺得，他的臉上，反倒現出微微的笑容。原來他正得到一個愜心的好夢：他夢見全城的人，都患着咳嗽，所以絡繹不絕的全到他的藥房來，買那丹抹王牌的咳嗽藥錠。他睡得沉酣異常，就是用甚麼刺他一下，或者是放一聲大礮，甚而至於來一個可憐的女子，向他求情，也斷斷乎不能把他喚醒。

這藥房，差不多座落在城的邊境上，所以那位女主人，遠遠的可以望見田野……她見東方天色，漸漸發白，由白又漸漸發紅，紅得像遠處失了火的一般，突然間從那遼遠的灌木叢中，湧出一輪滿面含羞的圓月。（向來這月亮從灌木叢中上升的時候，總是紅得怕人，也不知是甚麼緣故。）

正在這寂靜的深夜，忽然聽見一陣脚步和馬靴上釘刺的磕碰聲，緊接着又聽見相互酬答的笑語聲。

女主人聽了，心中想道：「這大約是軍官們從地方警察長那裏回營去罷？」

過了一會兒，果然從黑暗中顯露出兩條人影來，全都穿着白麻布夏季的軍人制服，一個身材肥胖，一個比較的瘦小……他們順着垣牆，懶洋洋的行走，一邊走着，一邊高聲談話，他們本來是一

前一後，接踵而行，及至走到藥房，卻改成並肩而行，並且走得也緩慢了，一邊走着，一邊向窗中仰望。那瘦子說道：「哦！藥房的氣味……可不是嗎，正是藥房！我想起來啦，我在上星期，還在這個藥房裏，買過草麻油呢！我見那位藥房的主人，哭喪着臉，上下顎骨，生得和驢一樣，那纔算是一副驢臉呢！」

那個胖子粗聲暴氣的說道：「哼！我想那些藥劑師，必然全都就寢了，那位女主人，大約也安眠了。倭布切索夫（那瘦子的名字）你見過這位女主人嗎？真是美妙的很哪！」

那瘦子說道：「我見過他，我還非常的愛慕他呢……但是大夫（大夫，即醫生，指那胖子而言）你的意見如何？你想她能歡喜她那驢臉似的丈夫嗎？她能嗎？」

那胖子，露出很替藥房主人抱愧似的神氣，歎息着說道：「不，不，大約不能罷……喂！倭布切索夫！你看這位大娘子，現時正在窗戶裏面睡覺呢……睡得熟了，寬身舒體的……半張着小嘴兒……兩隻小腳兒，在牀沿上垂着。那位木頭似的藥房主人，也正在酣睡之際，看他那種態度，似乎是毫無知覺；我想在這個當兒，給他一個女人，教他擁抱着，或是把一個窄頸的油瓶，放在他的懷中，大約

在他是毫無分別，全都是一樣的喇！」

他們談到此處，那瘦子便停住脚步說道：「大夫！我們何不到藥房裏看看？就借着買點甚麼藥爲名，大約能看見那位女主人，也未可定。」

那胖子說道：「但是夜深啦！」

那瘦子說道：「夜深何妨呢？你要知道！藥房在深夜也是應當作生意的！我的好友！我們進去罷！」

那胖子說道：「好！就進去罷……」

女主人隔着簾幕，聽見外面門鈴的響聲，她便回過頭去，向她丈夫一望。祇見自己的丈夫，仍是酣睡，不但鼾聲不止，而且微微的發笑。她看罷，也不去驚動他，便自己披了衣服，光着腳穿上拖鞋，連忙從臥室跑出，來到藥室，就看見那玻璃門外，立着兩條人影，她於是一面點了燈；一面跑去開了房門。她到了此刻，不像剛纔那樣鬱悶了，也不懊惱了，並且也不想哭了；惟覺得心中跳上跳下，似乎不大安靜罷了。她開了房門，便走進一個胖子，——醫官，一個瘦子，——軍官來。她在此刻，藉着燈光再一看，她可看得清楚了。祇見那大肚子的醫官，臉色微黑，生着一部極濃的鬚鬚，姿態似乎非常的拙

笨，略微有一點動作，便搗得他那麻布的夏季制服嘎吱嘎吱的作響，並且滿臉是汗。那位軍官，卻又是一個樣子，他生得很美，粉紅的顏面，沒有鬍鬚，幾乎令人疑惑他是個未出嫁的處女，他的身體態度，輕柔得如同英國式的馬鞭一樣。

女主人用手揪着胸前的衣服，問道：「您買甚麼呀？」

醫官說道：「請您給……給我們十五個戈比的薄荷餅！」

女主人聽了，便不慌不忙的，從藥格子上，取下藥罐，用天秤稱那藥餅的重量。那兩位顧客，乘這個當兒，就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的脊背。醫官盡興望着，望了個飽，就像一隻喫飽了的牛一般，他的眼睛，都望得有些昏迷了；那位軍官的態度，卻是非常的凝重。

醫官說道：「我見女太太在藥房裏作生意，這還是初次呢！」

女主人聽了，便紅着臉，斜着眼睛，望着醫官，用反駁的聲調說道：「這有甚麼新奇呢？祇因我的丈夫一向沒有助手，所以我幫着他。」

醫官說道：「那就是了。看你這藥房，夠多麼好啊！藥罐子也着實的不少啊！難得你周旋於這些

毒物的中間，居然會不害怕！

那時女主人，已經把藥餅包封好了，就遞給了醫官；那位軍官，便給了她一枚五阿勒敦的貨幣。於是靜默了約有半分鐘的光景……兩位顧客，相互遞了個眼色，便一同開步，向房門走去；正走中間，又相互遞了個眼色，於是又一同轉身回來。那位醫官說道：「請你給我們十個戈比的索達！」

（藥名）

女主人又懶洋洋的，一步一步走藥格子前面，舉手去取藥罐。

軍官在這個當兒，一邊抖擻個手指，一邊說道：「你們這藥房裏，可有甚麼能活潑精神的液體物……像汽水這一類的東西麼？你們這裏有汽水麼？」

女主人答道：「有。」

軍官說道：「那可真好啊！夫人你那裏是凡人，簡直的同仙子一樣啊！那麼，你就給我們開三瓶罷！」

女主人聽了，便忙把取來的索達包好。然後回身沒於黑暗之中，開門出去了。

醫生向軍官使了一個眼色，說道：「倭布切索夫！你看果子像那樣的鳳梨，恐怕在馬德拉島中，也未容易尋找罷？你以為如何？且住……你聽！鼾聲大約是那位主人先生正在酣睡罷？」

過了一會兒，女主人拿着五瓶汽水，走了出來，放在櫃檯上。她此刻有些臉紅，又有些氣喘，這是因為她適纔下地窖的緣故。

她開瓶蓋時，因為稍未留神，竟把那開瓶的鐵鉗子落在地下，嚇得那位軍官連忙說道：「聲音小些呀！不要把你的丈夫驚醒了啊！」

女主人說道：「即或驚醒了，又有甚麼要緊？」

軍官說道：「不是那樣說，他現在睡得正熟，必然是作夢夢見你，這豈不是你的好機會嗎？」

醫官噓了汽水，被汽噎得直打膈兒，他聽見軍官如此說，便粗聲暴氣的插口說道：「況且丈夫這個玩藝兒，也實在是討厭的寶貝；倘若能使他永遠酣睡不醒，那纔好呢！夫人！你有紅酒嗎？噓了這樣的汽水，若再來些紅澄澄的美酒，那夠多麼好啊！」

女主人笑道：「你還想甚麼呀？」

醫官說道：「你說我還想甚麼呀？本來嗑點酒，多麼好啊！可惜藥房裏，多有不帶賣酒類的，但是據我想，酒和藥品，是應當一概出售的；你們這裏，有紅酒麼？」

女主人說道：「有的。」

醫官說道：「噢！好極啦！那麼，就給我們取來罷！」

女主人問道：「可是要多少呢？」

醫官說道：「先給我們每人斟一杯，再加些清水，等我們嗑完了，再說。」

於是醫官同軍官，一同靠着櫃檯落了坐，脫了軍帽，便飲起紅酒來了。

飲酒中間，那醫官說道：「這個酒，據實說，可是稍低一點；然而在開會的時候，若是得到這樣的酒，便要當作金漿玉液了。夫人！你够多麼風韻，真能使人心醉！我們在想像中，吻一吻你的小手罷？」

軍官說道：「可惜祇在想像中；若能在事實上，吻一吻小手，我不知道要怎樣的寶貴呢！簡直的說罷，就是犧牲了我的生命，我也是情甘願意的喲！」

女主人紅了臉，正顏厲色的說道：「算了罷！請你們不要再說這個啦……」

她雖如此說，可是那醫官，卻很狡猾的，望着她的臉笑着，低聲說道：「可是你夠多麼窈窕，兩隻眼睛，爛爛有神，足以降伏一切。恭喜！恭喜你！你算是戰勝了，我們全算是在你的裙下投降了。」

女主人望着他們含着酒意的紅臉，聽着他們的軟言謔語，她不由自己，也就興奮起來，覺着快活極了，結局她居然同他們大談大笑起來。她不但賣弄風騷，甚至經他們幾次的婉勸，還同他們吃了兩三杯紅酒。

她說道：「我盼望你們軍官先生們多出幾次軍營，進城來走走罷！要不妙，我真是寂寞極了，簡直的要把我悶死！」

醫官說道：「原來如此麼？但是我們要走了。我們此次與你相會，實在是榮幸之至，可是今天的酒資和藥費，應當要多少錢呢？」

女主人聽了，便翻着眼皮兒，望着棚頂，暗暗的心算。祇見她那嘴唇，響動了半晌，然後說道：「一共是十二個盧布，四十八個戈比。」

軍官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很厚的錢囊來，翻騰了半天，然後如數清了賬，這纔同她告別。握着她

的手說道：「你的丈夫，睡得多麼香甜……想來他正在夢中呢！」

女主人說道：「我不愛聽這些費話。」

軍官說道：「這是費話嗎？不，這正是費話的反面——好話喲！捏格司畢爾不是說過嗎？「人生宜尋樂，須在少年時。」」

女主人說道：「你放開手罷！」

後來這兩位顧客，又和她婉商了多時，纔得到她的允許，各在她的小手上吻了一吻。吻了以後，這纔無可奈何的走出藥房，他們的心中，全都是如有所失似的。

她關了房門，急急忙忙的跑回臥室，依舊坐在那開敞着的窗前，向外一望。祇見那醫官同那軍官，出了藥房，全是無精打采的走着，剛剛走了二十多步，便停住耳語起來，可又聽不見他們說些甚麼。她看見這種景象，不由得心跳起來，連兩個太陽穴，也像隨着跳動不已。——至於因為甚麼如此的跳動，就是問她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但覺得自己心中，跳動得很厲害，倒髻髻他們這一番耳語，就足以解決她的運命似的。

過了五分鐘的光景，那醫官和軍官分了手，一個人走去。那位軍官，騰了自己一個人，躊躇了一番，卻又折了回來。他走到藥房門前，停了一會兒，卻走了過去。及至走過，卻又轉回，瞻顧徘徊，有時止步門前，也有時既到門前，拔腿又走；到末了，他居然決定了，這纔輕輕的掣動那藥房的門鈴。

女主人忽然聽見自己的丈夫說道：「甚麼門鈴響嗎？這是誰呀？」說到此處，便改了嚴厲的聲調說道：「那裏掣鈴，你卻聽不見牠，這是何等的沒秩序呀！」

於是他披了寢衣，穿了拖鞋，便困眼矇矓，搖搖晃晃的，向藥室去開門；及至望見軍官，便向他問道：「您是要買甚麼呀？」

軍官祇得說道：「請你給我……給我十五個戈比的薄荷餅！」

藥房的主人，一頭走着，一頭磕睡，不但他的鼾聲不止，並且是呵欠相繼，因此他的膝蓋，時時與那櫃檯，磕碰有聲；好容易他纔爬上藥格子，去取藥罐。

過了兩分鐘的光景，那位女主人，便從窗口看見那位軍官，出了藥房，剛剛走過幾步，便把剛買的薄荷餅，拋到塵土堆積的路旁去了。正在這個當兒，又見那醫官，從一個牆角的後邊，現出身來。於

是他們二人，湊在一起，指手畫腳的，向朝霧之中走去，漸漸的便看不見了。

藥房主人，回到臥室，急急忙忙的脫了衣服，臥下身去，依舊大睡。這個時候，他的夫人，便惡狠狠的向他望了一眼，歎息着心中想道：「唉！我够多麼倒運！我夠多麼倒運！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覺的，有誰知道？有誰知道？」她想到此處，又不由得落下傷心之淚來了。

正在這個當兒，那藥房主人，躺在被裏，嘟囔着說道：「那十五個戈比，我忘記收起，還在櫃檯上放着呢！你趕快把牠收在錢櫃裏去罷！」

他說罷。呼呼的又睡熟了。（完）



美製



東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廣東
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啓

香 豫 農 民 種 煙 圖



香
煙
大
王

大 聯 珠

高
等
國
貨



君吸國貨香煙，可
助貧苦同胞之生
活。蓋豫魯農人，
多以種菸為生也。

務
公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no: 337



仇復

(法國莫泊三著
碧漪女士譯)

巴羅利衛梨尼寡婦獨自和伊的兒子，住在一個臨着坡尼發亞城牆的破屋裏。這座城築在一張突出的山峯上一直伸到海邊，自礁石岬嶼的海峽望下去，這地方算是撒旦尼最低的一面了。在山脚下的一邊，羣山萬壑，周圍繚繞，不過有一道古岩的裂痕，像走廊一般，開成一個出口，這出口一直通到海畔第一排人家。兩道高低起伏的城垣中間，夾着一條長港，這港裏停泊了許多意大利或撒旦的漁船和每十五天往來阿甲西亞一次的汽船，冒着突突的白煙。(撒旦尼是附近意大利的島，一半屬法國一半屬意大利。譯者注)

在這皚皚一白的山上，點點民房，比山的顏色更白。牠們好像附着於海崖的野燕巢。下瞰海船

避風的港口。海風嗚嗚嘯着，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正對於那不毛的海岸，似乎嘯得厭倦了，又跑到那長了一點的綠草的海峽裏吼叫。一層層的白浪，亂打在無量數的挺出水面的崖石上，好像破衲般在水面動盪。

利衛梨尼寡婦的屋子，就立在這臨海的崖石上，三個窗子，對着那寂寞荒涼的大海。

伊孤另另的生活在那裏，同伊的兒子恩都華和一隻母狗，叫做賽米朗特的。這是一隻又瘦又高的畜生，氍氍的垂着粗而長的毛。是一種牧犬的種，常跟他小主人出去打獵。

有一天晚上，恩都華在一場口角之後，被尼古拉哈孚臘丁砍了一刀，兇手當夜就離開撒旦尼了。

當那老寡婦接着路人抬來兒子的屍首時，伊不哭，只呆呆的對牠望着，後來伸出一隻乾枯皺皺的手，放在屍首上，立誓要替他報仇。伊不要人陪伴，只和那隻狗躲在屋裏。那個畜生挨近牀邊，只是哀哀的吼着，頭向着小主人，尾巴緊緊夾在腿裏，同那母親一樣，一動都不動。伊呢，垂着頭，兩眼癡癡的望着屍首，靜悄悄的滴着大點的眼淚。

那少年仰面躺着，穿一件粗布衣服，當胸扯開，他的樣子像在酣睡，但渾身血跡淋漓，襯衫上，背上，袴子上，臉上，手上都染得一片糊模。鬍子和頭髮裏也凝結着血塊。

這個老母親用這種聲音對他兒子說話，狗的吼叫也停止了。

——去罷，去罷，你的仇總要報的，我的小人兒，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總之，總之，你的仇是要報的，聽見沒有？這是母親所允許你的，伊要永遠執行這句誓言的，母親，你是很知道伊的呀。

伊慢慢的低下頭來，用伊冰冷的唇親着死人的唇。

於是賽米朗特又吼叫起來，牠叫出一種單調的，哀痛的，撕破人心而又可怕的聲音。

伊們兩個，母親和狗守在那裏，一直守到天亮。

恩都華第二天，就下葬了，在巴尼發亞城裏誰也不再提起他了。

他沒有兄弟，也沒有一個近房的堂兄弟，沒有一個人可以替他報仇，不過他的母親，那老婆子，獨自想念着這件事。

在海峽的那一邊，有一搭小白點，是一個小小村莊，名叫朗哥利多，那裏算是盜賊的逋逃藪，當

他們犯了法要被捕捉的時候，便跑到那地方去，這小村正對他們的祖國，有機會時便可以回來，伊知道尼古拉也逃在那裏，朝朝暮暮對那裏望着。

長日悠悠裏，伊獨自坐在窗前，眼睛望着那邊，想念着報仇。但這仇怎樣報呢？伊自己又衰弱，又年老，已經快入墳墓了。但伊已經允許過伊的兒子了，伊已經在死屍上發過誓了。伊那能忘記呢，伊那能更因循呢？伊晚上不能睡眠，不能休息，時時刻刻的尋找方法，堅執的要報這仇，那條母狗蹲在伊的腳下睡覺，有時候抬起頭向遠方吠幾聲，自從牠小主人不在之後，牠常常這樣吼叫，好像牠忽然記起從前的事來，好像牠畜牲的靈魂裏，永遠保存那些不磨滅的紀念，永遠不能安慰了。

一天晚上，當賽米朗特又在嘆氣的時候，這母親忽然得了一個主意，一個野蠻可怕的報仇的主意，伊將這主意整整的想了一夜，第二天匆匆起身，跑到禮拜堂跪着禱告，伊請上帝幫助伊，使伊能夠支持自己，將力氣給伊可憐衰老的身體，使伊可以替兒子報仇。

禱告完畢，伊走回家，伊庭院中本有一個淺淺的小木桶用來承接雨水的，伊將牠翻倒過來，弄空了，橫放在地面上，用木椿和小石子將牠墊得平整了。於是將賽米朗特鎖了，放在那木桶裏。

伊在自己房裏走來走去，腳無停趾。眼常常望着那撒旦尼的一邊，他在那裏，那個殺人的凶手。這狗整天整夜的吠，那老婆子在天亮時，盛一小桶的水讓牠喝，但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沒有湯，也沒有麵包。

一天過去了，賽迷朗特疲乏了，睡了，第二天牠的眼睛灼灼的發起光來，脊毛倒豎，狼煩惱的拖曳那鍊子。

這老婆子還不給一點東西牠喫，那畜生奮怒起來了，汪汪的吠個不絕，一夜又過去了。

這天清早，衛梨尼老母到鄰舍家裏討了兩捆稻草，紮起一個草人兒，將伊丈夫早年穿過的舊衣服，替牠穿上。

在狗巢前面的地上，豎起一根竿子來，將草人縛在那竿子上，站牢了，又將破布紮起一個人頭。那狗被嚇住了，兩眼注視着草人，雖然飢餓得發慌，卻不敢再吠了。

老婆子又到屠戶處買了一條黑豬血腸，回家後在庭院裏，燒起一個火，將血腸烤起來，賽米朗特發瘋似的亂跳亂竄，饑涎直淌，眼睛釘住那烤的東西，一股香氣向牠肚裏直鑽。

老婆子將這條香噴噴的腸子圍在草人的頸項，將索子牢牢縛住，使那段血腸深深的陷在草人頸裏。弄停當了，便將狗解放。

一個驚人的跳躍，那狗便撲在草人的頸子上了，兩隻前爪，搭在牠肩上亂咬起來，一會兒跳下來撲取那跌在地上的腸片，一會兒又跳上去嚙那新的，鋼牙陷入草人頸中，扯出牠的食料來，牠這樣跳上跳下，連咬連扯，竟把一個草人的頸嚙得稀爛。

那老婆子不言不動的看着，眼裏含了淚，後來又將狗鎖起來，又餓牠兩天，又來演習這奇怪的把戲。

三個月之後，這狗對於這種攻擊，完全純熟了，現在伊也不必鎖牠了，只要做一個手勢向草人一指牠便撲上去。

那草人的頸項，現在不必附着食物，那狗也會撲上去撕爛牠，伊隨後給牠一大塊烤血腸，好像獎賞似的。

當賽米朗特看見人的時候，毛便豎起來，回頭望着牠的主母，伊舉手一指，尖聲的喊一聲「往

前。」

一天伊以爲報仇的時候到了，禮拜日早晨，利衛梨尼老母非常熱心的跑到禮拜堂領受聖餐，又懺悔了一番，於是改穿了一套男裝，扮成一個縷襪的窮老頭子，帶了狗，請一個撒旦漁夫做嚮導，引伊到海峽的那邊去。

伊布袋裏裝了一大塊烤血腸，賽米朗特也絕了兩天食，那老婆子時時使牠聞到食物的香氣，撩撥牠。

伊們進了朗哥剎都，這老婦人裝做跛子，到一個麵包師家裏請教尼古拉的居處，原來這個人又恢復了他的老行業，做了木匠了。總獨自一個在店裏面做工。

這老婆子推開他的門叫道：

噯，尼古拉！

他回過頭來，伊急急解放了伊的狗喊道：

往前！往前！吞下他！吞下他！

那狗發瘋似的一跳向前，抓住他的咽喉，那男人伸出手來支架，兩個一齊滾在地上，過了幾秒鐘，他絞成一團，兩腳在地上亂踢，轉眼間便不能動了，賽米朗特還在亂咬他的頸子，將牠撕為碎片。兩個鄰人坐在他們門口，後來記起來看見一個又窮又老的男人，帶着一條狗出來，那狗一面急急的走，一面急着吃牠主人給牠的一塊棕色的東西。

那老婆子當晚回到家裏，這一夜睡得非常甜美。（完）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說

★新譯長篇小說

- 綿被……………夏丐尊 四角五分
 嘉爾曼……………樊仲雲 四角五分
 遺產……………歐濟之 三角五分
 Guy de Maupassant: L'Heritage
 一生……………林蔚南 一元二角
 Guy de Maupassant: The Vie
 獄中記……………汪馥泉 六角五分
 O. Wilde: De Profundis and
 Ballade of Reading Goal
 憂愁夫人……………胡仲持 九角
 H. Sude-mann: Frau Sorge
 我的生涯……………李藻 四角五分
 L. Tolstoï: Ma Vie
 音樂師……………張亞權 七角
 V. Korolenko: Slepoi Muzikant
 灰色馬……………鄭振鐸 七角五分
 V. Ropskin: The Pale Horse
 小人物的懺悔……………歐式之 五角
 L. Andreyev: The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
 ★新撰長篇小說
 一葉……………王統照 六角

芝蘭與茉莉……………顧一樞 四角
 旅途……………張聞天 六角

★新譯短篇小說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李青崖

Guy de Maupassant's Short

Stories

(一)五角五分(二)(三)各六角五分

★短篇創作小說

- 慘霧……………許傑 九角
 超人……………冰心女士 四角五分
 海濱故人……………應隱女士 七角五分
 瑪麗……………敬隱漁 三角
 春雨之夜……………王統照 七角五分
 綴網勞蛛……………落華生 六角五分
 空山雷雨……………落華生 三角五分
 線下……………葉紹鈞 七角
 隔膜……………葉紹鈞 五角
 火災……………葉紹鈞 六角
 小說彙刊……………葉紹鈞等 四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學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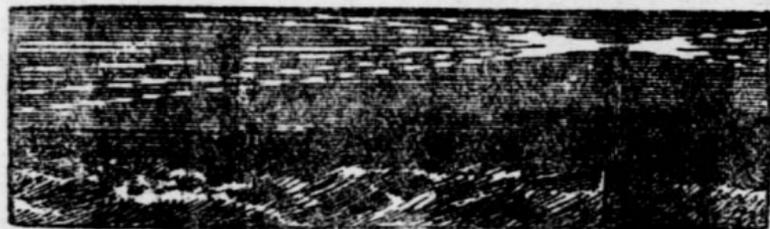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出版

- | | | |
|----------|------|------|
| 尚書論略 | 陳柱著 | 二角 |
| 詩經研究 | 謝无量著 | 四角 |
|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 謝晉青著 | 三角 |
| 經今古文學 | 周子同著 | 二角 |
| 經子解題 | 呂思勉著 | 五角五分 |
| 論語要略 | 錢穆編 | 五角 |
| 孔子 | 陳彬蘇譯 | 三角 |
| 樂府古辭考 | 陸侃如著 | 四角 |
| 楚詞新論 | 謝无量著 | 二角 |
| 陶淵明 | 梁啟超著 | 四角 |
| 中國八大詩人 | 胡懷琛著 | 三角 |

- | | | |
|-----------|----------|----|
| 中國文字變遷考 | 呂思勉著 | 三角 |
| 章句論 | 呂思勉編 | 二角 |
| 平民之兩大文豪 | 謝无量著 | 三角 |
| 字例略說 | 三角五分(即出) | |
| 儒道兩家關係論 | 李繼煌譯 | 三角 |
|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 楊鴻烈編 | 八角 |
|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 謝无量著 | 二角 |
| 中國古代法理學 | 王振先著 | 二角 |
| 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 | 高一涵著 | 三角 |
| 先秦經濟思想史 | 甘乃光著 | 四角 |
| 儒教與現代思潮 | 鄭子雅譯 | 二角 |
| 日本服部宇之吉著 | | |
| 中國古代婚姻史 | 陳順達著 | 四角 |

情侶

紅蕉



這學術團體，是合S城男女四十二校所組成的，內中十二校是耶穌教會所設立。所以這十二校的代表，言語舉止，都帶着一些教會化。在聯合會沒有成立之前，教會派的學校，和非教會派的學校，差不多成了兩國，時時要發生衝突——教會派的洋氣十足，非教會派的蔑視宗教——大都在開運動會或比賽足球的時候，往往會由言語衝突而發生用武仇戰的；自從這一個團體組成以後，這種現象，便逐漸的汰除，和衷共濟，在一個統系下赴一個目的工作，真是S城的一種好現象。但是，在會中開會或選舉的時候，依舊會把舊性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來，於是有一位滑稽的F君便得於此中操縱一切。他是A校的代表，他很滑稽，但他的滑稽的態度，卻又為公衆所嘆服。

有一次，正開着會議，討論一件極重大的事件，形勢緊張而嚴重極了，主席把三種提案，綜合了起來，申述一遍，教大家討論。

三案合併討論了以後，得了兩種主張，主席付表決，『贊成甲主張的請舉手！』一，二，三，四，……多數！『贊成乙主張的請舉手！』一，二，三，……少數！『如今甲主張多數，當然決議了。』主席這樣鄭重地說。

這議案決議了以後，對於教會派各校，多少有些權利損失，教會派各代表私自公推K女校的代表G女士抗議。因為G女士能言善辯，人又漂亮，無人不願為該會之花后，無論何時，凡是她發表了意見，多少要採取一些，決不肯使他失望而沒有面子下台的，所以大家利用她，公推她起來說話。G女士的面貌，真如含苞欲放的花一般。無論何人見了，都要凝視而忘其所以，但是，現在卻凝重地直立站起，好似莊嚴的「維納司」一樣。

「主席書記和各位代表！請注意！」G女士鄭重地很響朗地呼着，促起了全會場的驚訝和注視。她呼完了，自己靜默了三秒鐘，繼續地發言，滔滔不絕，說了約摸有十五分之久，要求大家再仔細討論。她的抗議，分明是把剛才的議決案推翻，打出一條血路，從頭議起。因為她的理由，的確是充足，新穎，使這議決案，有根本搖動的可能，贊成甲主張的人，怎麼不驚駭而扼腕呢？

『但是！於此發生了一個大問題了。G小姐！主席！各位代表！請注意！』書記F君也鄭重地起立呼着，也足以使全場驚訝而注視，不但他的聲浪是異常激昂，他的簇新而才從裁縫司務手裏工作出來的青灰絲囉嘰袍子，光彩耀得全場都生了光芒；並且他紅白調和而勻稱的臉，也足以和G女士相頡頏。許多女代表，格外目不轉瞬的注視這美少年，要聽他發表些什麼意見來。

『本書記才疎學淺，又不用功，在校讀了好幾年的英文，還是一竅也不通，實屬慚愧之至！』F君帶着微笑，先向台下飛了一個眼風，才溫和緩慢地說。

『該書記的談話，不涉本題討論範圍之內，請主席禁止他發言！』一個教會派的代表，很暴躁地起立發言。

主席抿嘴微笑，不作一辭，知道F君一定又是一種滑稽搗亂態度，暫不禁止他發言，以觀其究竟。

『本會是愛國團體，本會章程議事細則第X條載明開會均須用國語演述，所以本書記覺得更無用英文之必要，格外荒唐，沒有盡心學習。』F君又慢慢地陳述，用了他極純粹熟練的國語。

「我們會議時間很短，請主席限止他發言時間。」又一個反對派代表，起立阻止F君的發言。主席依舊默然不語。

「本書記對於G小姐的提案，因為完全是說得英語，所以一句也不懂，實在抱歉，請G小姐以國語重說一遍，以便記入議事錄中。」F君微微鞠了一躬，很安靜的坐下。

這問題發生困難了。G女士的英語，是流麗通暢，國語卻一句也不會說；她是揚州人，滿口的揚州土白，還不能離口，她又不肯說的。——因為她要是一開口，立刻可以使全場的人都鬨堂大笑。

「……………」G女士在羣衆注視之下，漲紅了臉，對F君眨了一個白眼，卻終於默然不敢出聲。

「依照議事細則第X條的規定，應請貴代表G女士，改用國語重說一遍。」主席裝了很忠實的態度，執行他的職務。

「……………」G女士依舊默然。

「G女士的提案，是下列幾種意見，……………」一個H校的代表，表示一種抱不平的態度，起立

想要代爲陳述，

「貴代表無代述的職權！如果貴代表贊成她的主張，不妨附議，現在應當請G女士發表意見。」
主席把H校代表抑止發言。

「……………」G女士漲得通紅的臉，施着一層愠怒的霜雪，低倒了頭，依舊一言不發。

「G女士如果不會說國語，只要G女士所擅長的土白，一樣也是中國語，可以符合議事細則第X條之規定。」書記F君又起立說。

規定的會議時間已到；並且還有許多待議的案件，這G女士的新提案，竟沒有機會可以提出，便保留在下屆會議討論。贊成甲主張的人，沒一個不佩服書記F君的滑稽搗亂態度，是又得體，又有趣，而收了實效。但是教會派的各校，因此在會中，把F君恨得入骨——爲公，是各教會學校權利損失；爲私，是該會之花后G女士受了重大的侮辱——急於想抵制方法，一、退出該會；二、改選時候努力於選舉運動。以便多數教會派代表當選爲委員。因此，會中顯然起了一條裂痕。

下屆的會議日期又定了，早已由書記發出通告：本星期六下午一時，假座YM會二樓開評議

會，務請貴校代表准時蒞臨與議，幸勿遲延，爲盼。

到了下午三時，各代表方陸續駕臨，卻還不足法定人數。這是向來的習慣；再加這一次開會，又在乾枯乏味的YM會，比不得在女校當值的會期，空氣來的和潤，而使人奮興，可以踴躍地爭先到會。

大家一查，只要再有一人，便足法定人數，可以開會了。H校代表報告說：「A校代表F君，現在樓下打彈子，把他請來，我們立刻可以開會了。」大家公推H校代表，到樓下去請F君。

「我們的會議，何等鄭重！A校代表不遵守時間到會，反在樓下打彈子，事同兒戲，請付懲戒！這是我的臨時緊急動議。」H校代表明知這一次被他抓到了一個理由，報他上次的宿仇。

大家也知道這個罪狀一宣布，F君是沒有立足之餘地。在甲方，覺得這麼一來，不但是F個人的失面子，也是甲方全體的失敗的開始。在乙方，覺得打倒F個人，差不多就是乙方全體的勝利，所以十分興奮，料到主席是再沒有方法，可以迴護F了。

「A校代表！屆時不到會而打彈子，是否有理由可以辯護？」主席知道F君無理會說出有理，

所以落得裝出至公無私的態度來質問F。

甲方的各代表，都給F捏着一把冷汗，十分注意的聽他答詞。

「請問主席，今天開會的規定時間，是什麼時候？」F君霍然立了起來反問。

「是下午准一時開會……各位所接的通告上都是這樣罷！」主席鄭重地說。

「不錯！是下午一時……吁……吁……吁！F自己發的通告還忘了麼？」大家激昂地說。

「請主席注意會場秩序！」F又從容嚴肅地說。

主席只得下警告。請大家遵守會場秩序，不得吁吁的亂叫。

「既然是准下午一時，為什麼H校代表，不准時而到本席在十二點三刻已到會，候到一點三刻，還不見一人，以為開會時間已過，當然流會，所以下去打彈子，如今我要質問H校代表為何不准時到會？」F君又理直氣壯的說。

H校代表，想不出答復的話，只得支吾其詞道：「貴代表在樓下打彈子，究竟是否先自到過會，無人能證明，我們不能承認。」

「貴代表既然不承認，那麼請證明本席是否絕對沒有准時到會。」F又抽繭剝蕉般進一層反駁。

主席也覺得解決不下，便宣告停止辯論，正式提議他案，H校代表，顯然又是一種失敗。

散會後，主席以私人資格，祕密問F，究竟是什麼時候到會，F道：「我罰咒也和你們一樣，那裏准一時到過會，不過在一點三刻剛到Y M會樓下彈子房的時候，只命茶房到樓上來看了一看，他回說：閱無一人。所以我敢大膽地這樣說，知道H校代表，——無論何人，都不能證明我是沒有准時到會。」

F君和G女士的才學，確是會中的翹楚；他們的風度翩翩，也是全會的翹楚，本有互相憐惜的意思，無奈F君生性滑稽，他喜歡這樣搗亂；他的英文程度，比教會派的學生，還要優秀。

俗語說的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也是如此。自從上一次把G女士窘得幾乎不能下台了以後，F君便親自到G女士家裏去道歉。經過忠實懇切的解釋以後，G女士也前嫌盡釋，兩人倒成了很諒解的朋友。

G女士在上屆選舉，教會派本想把他選爲會長，但是F君暗中運動，說外面空氣不好，會基未固，便選女子爲會長，容易發生誤會，於是G女士便落選。

這一屆選舉，F卻重又運動，說我們應當以人才爲主，不應有男女之分，並且爲泯除會中教會派和非教會派的隔閡，應當選G女士爲會長——大家因他是一個反對G女士者，現在他反主張選G爲會長，知道他確是大公無私，都很承認——於是G，果然當選爲會長，會中的意見，立刻掃除，會中的裂痕，立刻完固。

.....

隔了三年，F與G，正式訂婚了。F還常常要阻止G說英語。來打趣G，G卻不再生氣，只微微的笑着。

文人小故事

(編者)

幽人筆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天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吞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田水聲過吾師丈人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禾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文學

研究會

叢書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短篇創作小說

超人

一冊 四角五分

冰心女士作 女士在國內文壇所佔的位置可無待述此集共載她的小說十篇用筆輕盈而富有詩意

海濱故人

一冊 七角五分

應雲女士作 這本創作集裏包含小說十四篇作者近幾年來的作品大部份都已收集在內了她是現在最成功的女流作家之一能大膽地寫出三五年間的大變動時代的女子心理及思想

線下

一冊 七角

葉紹鈞作 此為葉君創作集第三冊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火災

一冊 六角

葉紹鈞作 火災是葉君的第二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篇在藝術方面比較「隔膜」益見精切感人在思想方面則以「愛生趣愉快」為世界的精魂「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在生活的損害」一定是我們說了這部小說集必要激起的問題

隔膜

一冊 五角

葉紹鈞作 是書為葉聖陶先生的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短篇每篇必本於實地的觀察描寫得極真切感人可以銷除近來一般青年的憂悶消極的病根

小說彙刊

一冊 四角

本書共有有短篇小說十六篇為葉紹鈞朱自清盧隱女士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序之諸君的創作

創作的短篇小說

文學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綴網勞蛛

落華生作 一冊 六角五分

作者是近來中國最成功的創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富有地方色彩多半描寫中國南部與南洋羣島人民的生活文筆則開散而自然趣味雋永此集共包含他的小說十二篇

空山雷雨

落華生作 一冊 三角五分

這是作者追述前事的一部散記共四十四篇並無什麼線索其中有詩歌有小品散文文字美麗而閑雅意味雋永而醇厚實爲近來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瑪麗

麗

敬隱漁作 一冊 定價三角

此爲敬隱漁君的創作集共含養真 瑪麗 嬌娜 寶寶等數篇敬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溢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春雨之夜

王統照作 一冊 七角五分

此書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都是描寫愛和美的生活及社會情形的作品讀之可以感到現代文藝上多方面的趣味



青年創作集(十六)

編者輯

母親的流淚

(郭蘭馨)

嬌嫩的心靈裏，包含着陣陣繚繞着的疑雲！不明白爲甚麼傷心和悲哀，闖進她慈愛的心田，以致淒淒切切的咽嗚流淚。被這淒淒切切的顫動，我脆弱的心靈，也忍不住的就點點晶瑩的淚珠，簌簌的落下來了！

我的母親，背着我坐在那邊；身旁的桌上，放着許多衣裳，裁開的原料；還有剪刀和線啊，縫針同量的尺啊，這分明是前天許的一件藍布新長衫。那沒爲我這件新長衫而流淚嗎？！前天很愉快的允許着我，怎樣爲流淚呢！我終疑逗着母親的流淚！

「母親我放學回家了，校裏今天試驗，我成績不差，那校裏的先生們很贊許我，說我能用心，所以有這樣的成績！不同那一般終天常常在跑跳遊玩的學生，不注意在書上，做得一些不好。我心裏很快活！母親你聽得我這話快活嗎？」我想到這安慰她的方法，就揩了自己的淚！走上去向我母親說着；我終疑逗着母親的流淚！母親很迅疾的回顧頭來看我說：「弟弟！你今天怎麼回家得這樣早呢？」在這話未完的時光，我看見她有張東西向懷中放着；我不明白是什麼？諒來終不是爲那張小小的東西流淚吧！她繼續說：「校裏先生很贊你成績好，你應該用心些！勿使

你的成績退步，那是我更快活的啊！」她講完後，紅紅的眼圈上，尙剩絲絲碎屑的淚痕！我想問她：母親你這麼爲流淚呢？但是不忍再打動她的悲哀；撥起她的悲哀！我終是疑逗着母親的流淚！并且我初次看見她流淚！

起伏的心潮中，想不到怎樣的安慰她！使她永久快活；無時光再使她感動流淚！我默默地看她！我想到了就對母親說：「母親！有件很有趣的故事；我來講給你聽罷！我在童話上看來的！這本童話，是張先生獎給我的，我來講給你聽罷！」我去放開書包，拿出一本小英雄的童話；講給母親聽！我看她面上愉快了！不是憂愁的樣子現在面上了；我就同母親收拾衣料；尺線和剪刀！許多物件，放在常藏這類物件的雜用箱裏！就把一只小襖，去坐到我母親膝下；把童話一頁頁地講給她聽！她笑了；我嬌嫩的心靈裏，也現着快樂的音調；娓娓不倦！「……小英雄除去那害人的怪物；井裏有奇異的機關！……努力勇敢！救了許多困在井裏的人！……得勝了，村裏人們都喜歡他！……」一頁頁地講下去；完了！母親也快活了，四隱的斜陽也宣告他一天的工作完畢！要休

息了，漸漸的大地上密佈起夜之幕——但是我對於母親流淚的疑逗，卻沒有消滅。

斜風細雨，吹打得多麼利害！一絲絲一陣陣的鬧了兩天！才放晴。這風雨之後，發見着我長久懷疑的母親的流淚！——雨天的兩絲風片，在空中戰着，身上穿的和箱裏的衣服，都潮濕得很。在這新晴的那天，母親架起兩只長襖，一幅簾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這簾子上曬着，使衣服乾燥。因爲曬衣裳，便發現了的母親流淚的所以然。母親立在簾子邊，旁我到房裏拿衣服一件，一件地搬出來，給母親曬。那天是適逢星期日，所以有暇，助母親清理這兩後的衣服，許多衣服灘在簾子上，微微的水氣上升，知道這些衣服裏含着多少濕氣，不曬要霉了！放好後母親向我說：「你去拿本書，把那只標搬過來，坐在這標梧桐樹下；望着看看書，很好的，不要被不認識的人，把衣裳拿去了！我要去淘米汲水；還要去採辦午膳的菜呢！」我答應了，照母親的話做着，在靜寂的凝

想；母親那一句話：「不要被不認識的人把衣服拿去了。」這使我難懂了，默默地想出不認識的人，爲什麼要拿人家的衣裳？豈不使人難懂麼？忽地一陣風響，梧桐樹上枯槁的葉兒簌簌的跌下來了，有的飄在地上，有的飄在簾子上。我就去拾那落在簾子上的梧桐葉，一張張地拾！拾葉子發現着久懷疑逗的母親的流淚！一張葉子落在母親的袖子裏！我把衣裳拿近身邊，伸手去拿那衣袖裏的葉兒；衣袋裏忽落出一張母親流淚時放在懷裏的一張東西。啊！母親爲這張東西。而流淚當初我想不到爲這張東西。而流淚；我這時倒流淚了！含淚的看；是什麼使母親和我流淚！是在我九歲時拋棄母親和我的父親之遺影！

我草這篇的時候，將五年前深鑄在心版的遺痕映了起來。腦海中起着不少的波濤，迴旋啊？五年前我在高小裏讀書，是走讀的，晨夕可承歡我慈愛的母親。現在爲着生活前途計，負孟嘗之券到滬上來求學。量前思後，茫茫的來日，也不知怎樣？不知我慈愛的母親，在家裏作怎樣啊！

作者附識。

瘋？（法國莫泊桑原著）（董家濬譯）

我瘋了麼？或只是妬忌呢？我也不甚知道。但是我飽受痛苦却是實在的。演了一齣狂暴的活劇，這是實有的；因爲有了狂熱的愛情，所以引起極猛烈的妬恨。不但如此；並且飽受了許多的譏諷，飽受了許多筆墨所難形容的痛苦，這一切還不彀使我犯極大的罪惡麼？——對於心靈與精神，不能目爲極大的罪惡。

啊！痛苦，痛苦，永久的痛苦，可怕的痛苦。我熱烈地戀着她這婦人……但是，是真的麼？我真愛了她麼？不，不一定。她迷惑了我，估據了我的靈魂，束縛了我的身體。使我成爲她的玩物，使我成爲她的奴隸。我整個人完全附屬於她的面龐，附屬於她的嘴唇，附屬於她的微笑；我喘着氣處在她魔力之下；但是她，是一個長於狐媚而善於蠱惑人的婦人。我所以深恨她，我蔑視她，我厭惡她，我永遠深恨她，蔑視她，厭惡她；因爲她不但是毫無心腸的，不貞潔的，獸性的；並且是一個墮落的婦人，肉慾的動物，冷血的動物，毫無性靈的，人面獸心的；在她心裏總沒有活潑同正常的

思想；至少她是一個許多醜事所叢集的肉體。

我們締交的頭一天，是很離奇很美麗的。在她常常張着胳膊中間，我是如何瘋狂地，不知足地，憔悴地，躺在那裏面。她那兩隻秋水般的眼睛，往往引起我熱烈的渴望，使我昏頭腦昏地戀着她。我眼裏所看的她，有一種特異的情景，爲常人所意料不到的，就是她的眼睛當陽光初效時是發藍色的，正午的時候是發灰色的，日暮時候是發綠色的。我神經並不錯亂，也並沒有瘋，我可以發誓證明她的眼睛是有這三種顏色的。

當我們互相戀着的時候，那巨大而可愛的媚眼總是發藍色的。那兩隻眼珠如同急性麻醉劑似的。胭脂色嘴唇常常顫動着，時時從口裏吐出玫瑰色舌尖，牠在那裏如同長蛇似的鼓動着；很厚的眼皮慢慢地時起時落，裏面包含着極尖銳的眼波。

當我把她擁在懷裏的時候，我一面細察她的眼光，我就渾身發抖，立刻把她推開，心裏想：「不斷地把她據爲己有，不許別人過問，反不如把她殺掉了，到乾脆得多，而且可以免掉費許多

心。」

她在我屢徘徊望着的時候，鞋底觸在地板上的響聲，常常使我的心弦感着極大的騷動；當她把污穢的外衣脫掉，露出緊貼在肉體上的汗衫的時候，我的兩隻胳膊，兩隻腿，全身，全感着很猛烈的麻醉，幾乎不能自持，心肺是不斷地喘着，突突地顫動着。

有這麼一天，我明瞭她已經厭惡我了。當她睡醒的時候，我從她眼睛裏察出來的。我既然一心的愛她，所以每天清晨，我總跑來等這第一次媚媚的眼波。這一天，我等着，等着這酣睡者。她居然醒了，那兩隻秋水般的眼睛，無力地，疲倦地，朦朧朧地，張開來。這時光，我神經感着很大的刺激，身子如同放在火爐子裏面燒着似的。但是，我立刻覺出今日她的眼光，完全與往日的不同，很幽鬱，很慘淡。

啊！立刻我明白了，知道了，覺着了，懂得了，啊，完了，永遠地完了。

我就向她要求同她接一接吻，她顯出很厭惡我的神情，立刻把身子扭過那面去，嘴裏喃喃地說：「饒恕我罷！」一會又說：

「你實在可厭！」又接着說：「你總不能讓我安靜麼？」

於是我的妬念立刻就勃然發生。但是很狡猾，藏在心裏的，不露形迹的。我早已知道她另外又戀着一個人，我很知道她要捨棄我的。但是我爲什麼又妬念橫生呢？這未免太無謂了罷。

我雖然妬念很熾，但是我並沒有瘋，沒有瘋，沒有，一定沒有。我很留心細察她的行動；我覺着她並沒有捨棄我，同另一個人發生戀愛，不過對我很冷淡罷了。她有時說：「世界上男子，無一不是很令人厭惡的。」

經過這時期以後，我就不妬恨別人，直接地恨她自身了，恨她冷淡的神氣，恨她不正當的思想，同那點墨所不能形容的態度。從前她那柔和的眼光，常常引起我全身的快感，現在呢，一遇見她的視線，就使我發生極大的憤怒，極大的妬恨；很希望能把她扼殺，或是把她按在地下，盡力地飽打她一頓，強迫着她說出她心裏所隱藏的祕密。

我瘋了麼？不。

這一夜，我覺着她是很快樂似的。我覺着一種新的愛情在

她心裏活動着。我確實地看出來的。她不斷地說了許多諛語的話；柔媚的眼珠子同時也閃閃發光，柔順的手也熱熱地發炎，全身表示出很愉快的態度。

我假裝糊塗，假裝着毫無所知，但是她一舉一動我全很嚴密地監視着她，如同一隻獸網似的，無時不籠罩着她。

但是我表面上還是不顯出來。

我監視了一星期，一整月，以至於六個月。她仍然是顯着令人不可解的愉快，令人不可解的與致；總而言之，她靜止在令人不可捉摸的境界內。

我猜想着！我沒有發瘋。我可以發誓的，我並沒有瘋！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怎樣纔能發明瞭牠呢？怎樣纔能發把這不可解和可厭的事赤裸裸地表白出來呢？

唉！我取什麼手段，取什麼態度呢？

這天晚上，她回來的時節，頰上發出玫瑰的顏色，胸部一起一伏地跳動，腿都受些微傷，眼皮摩擦破了；一進門，就坐在我對面那一隻矮榻上。這是我眼睛所看的她！她愛了別人！大概是不

會錯的罷！

我立時把頭低下去，爲的躲避她的視線，一會兒，我轉身立在窗前，就望見外面的情景：一個馬夫把一匹雄壯而跳躍着的馬領到廄裏去。

她的眼光也射在那雄糾糾的馬的身上。等牠的影子完全別離了她的眼簾之後，她就急促地退到臥室裏去；一會兒，就發出呼呼的鼾聲，

我猜想一夜；我覺着現在已經發生了人人所意料不到的祕密。誰能發，把一個婦人所有的肉體祕密；猜想得恰恰當當？誰能發，明瞭她們離奇的私情？

每日清晨，曙光初放的時候，她便騎着馬，拼命地望那樹林子裏面跑去；到了她回來的時候，總是很疲乏的，好像經過一番很熱烈的接吻似的。

我明白了！我又不妬恨她了，我現在妬恨那雄壯的馬；妬恨那拂在她臉上的曉風，妬恨那觸在她耳旁的樹葉子，妬恨那從樹縫裏疏疏稀稀地映到她臉上的陽光；妬恨那載她到樹林子

裏面的馬和馬鞍子。

就是這些使她感着幸福，感着愉快，感着滿足，但是一方面也使我變成呆子，使我氣得發昏。

我決定要復仇。但是表面上，我還是很和平地監視着她，並沒有何種暴動。她從樹林旅行回來，纔從馬背上跳下來的時候，我就同她握手表示親愛。那匹馬從旁邊憤憤地向我們來；她毫不拘束地同牠親親吻吻，爲的撫慰她惟一的伴侶；她身上的香味，經熱汗一番的蒸發，一陣陣地撲到我鼻孔來。

我等待復仇的日子，等待復仇的時辰。她每日晨光初放的時候，總是沿着一定的路徑，跑到那森林裏面的一個小楓樹裏去的。

這一天，灰色的天還掛着不少的星辰，我就從家裏動身，手裏拿着麻繩，袋裏藏着鎗，好像到某一地方去決鬪似的。

從她平常所愛走的那條道一直跑去，把麻繩橫繫在兩棵樹的中間；我自己就藏在道旁的蘆葦裏面。

我把耳朵貼在地上；遠風送來馬蹄的聲音，漸漸地越來越

近；不久，我就望見那匹馬從樹葉子底下絕塵而來。啊！對了，對了，就是這個！她愉快地騎在馬背上，兩頰如同掛着一叢玫瑰花似的，眼睛裏發出尖銳的光，那馬跑得飛快，所以愈顯出她體態的輕，益同臉上的愉悅。

雄壯的馬，畢竟中了我的埋伏。兩隻前腿厥在地下，腿骨全摔壞了。她，她騎在我的胳膊上面。幾分鐘以後，我讓她騎在草地上，我就跑去看看對着我們瞪着眼睛的那匹畜生去；牠還盡力地回過頭來想傷害我，想把我咬死，我不禁大怒，立刻照着牠耳朵放了一鎗……我就把牠鎗斃不……如同鎗斃一個人似的。

同時我也摔倒在地下，臉上着了兩下馬鞭子；我回頭一看，她憤憤地扒近我身旁來，手裏還拿着鞭子；我立即對準她胸口放了一鎗。

你說，我瘋了麼？

不應公開的十封信（趙林少）

我現在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大膽底把「不應公開的十封信」按

露在這裏。作者不敏，不敢加些任何的批評在這各式俱全的十封信後面。只好有勞讀者了。「因為閱時清楚起見，所以一律由作者改用了語體文。」且看下面吧。

(一)

友竹知己：

昨天我們的一夕話，真是不足為外人道呢。沒有第三者於此。或許——一定——要把字典中瘋癲等字，取來訴狀我倆，但是弱者的我，絕對的承認這種瘋狂等字。加諸我倆身上。再適宜沒有恐怕造化小兒，還不甘心讓這等字做我們的專利品咧。

今天我還要進言於君。雖然我們的環境，已經支配了我到這個地步。難道我們昂然七尺男子，永遠畏首畏尾的貼服了嗎？您要知道，人生的問題，是一切問題中最難解決的。但是麵包問題和愛的問題，尤其是人生問題中急於要解決的。——唉，親愛的友竹，我們青年急宜解決的問題，您看見了嗎？麵包問題在書本中可以尋出而解決。但是愛的問題怎樣呢。

友竹，進行我們的工作吧。否則偌大的問題，幾時纔有解決的

一日。今日與君相約。我們的進行口中。取消一切「退」和「停」的信號。努力。努力。此祝勝利。

你的愛友柳依。

(二)

今天下午二時的失約。委實要請您原諒。但是——以我片面的武斷。——您聽了我下面的一段。或許您的確要出於至誠的恕我。現在跪於這頁紙上。請您費了幾分鐘可寶貴的光陰。聽我說吧。說了。

昨宵失眠。思潮盤旋。好似要克復我的樣子。但是到底是給他克復了。使我愈覺得人生是甚麼一回事。您不是出名是「智多星」嗎。可能答復我這個問題呢。希望您答復我吧。使我充分了解人生是甚麼。那麼可以進行我個人的人生工作。

唉。嚴格的算來。與您在懸殊處分別到今。祇有六七十小時。但要是您現在看見我。絕對的不承認就是六七十小時前的我了。不要說您。就是我自己。取鏡自照。也要覺到同樣的感想。難道我現在只配「病骨支離」四個字來形容我嗎。感謝我慈愛的

母親。喃喃的祈禱着早愈。但是我自己到不希望如此。好了怎樣。不好又怎樣。還不是一樣的感受嗎。一顆弱小的。不知怎樣的。心吧。醫生雖然很有把握的診治。但是醫得好病。終於醫不好。心吧。手抖氣吁。還是擱筆吧。給我親愛的湘姊青鑒。

病中的元珍於牀頭。

(三)

真哥；

時光誰說牠如流水般的飛跑。我終覺得麻木不仁的遲緩。一個長久的暑假。好容易盼到了假滿。在這長時期的假中。過了多少乏味的生活。消受了多少寂寞苦况。我在理想中看見您。好像也是同樣的景况。是耶否耶。

這學期我已進了師校。但是桎梏式的校規。緊得很呢。而且學生們的信函。須由舍監拆開看過。方始可以交給本人。您想這種半開化的規則。竟在二十世紀號稱文明的學校裏發現了。這不是一個大笑話麼。我本來絕對的不願進這褻奪自由權的所在肄業。祇因到底給舊禮教下的「父命」征服了。

真哥。您以後如有來信。不妨交給筱弟帶來好了。千萬千萬。

孔子誕您們放假罷。我們放的。屆時我倆或可一見。我友。您現在怎樣的用功。痰症諒必稍好。今冬還望多吃化痰的食物。庶可早日回復康健。現在我精神上。倒覺痛快。請勿念。祝君

鵬程萬里。

萍手字。

(四)

鶯珠：

當我在未起身以前。我就決計要把我最近的心痕。印一些在您的心板上。所以有了這個使命。在未走入辦公室之前。立刻寫了這張紙給您。

聽見表妹說。最近以來。您常常背着人長吁短歎。並且在您的形容上。可以看出憔悴的模樣。不聽猶可。但是偏偏又聽見了這層消息。不禁想起去年的情景。曾記得第三十八封信上您不是明明說着。『傷心啊。懺懺啊……這多是弱者的弱音。君是有為的青年。也該自投於弱者之例嗎。現在的四面楚歌。多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終於是被征服在我們奮鬥之下的。朋友啊。努力幹

吧……』

這不是您所勸我的麼。這時的您。多麼的勇敢。曾幾何時。竟有如許變遷麼。唉。我現在心裏。不知怎樣是好。也想不出一句較好的話來安慰您。只得以君勸我的話轉以勸君吧。我愛。請接受此言吧。雖附驥尾。我也絕對願意和您合作向前奮鬥。終於我倆是占優勢的。

下二星期聽說貴邑要開運動會了。屆時我想抽暇前來。情長紙短。統俟面談吧。還盼回音。以定行止。此祝
勝利。
你的愛友尹人。

(五)

韻柳吾友：

接展來函。好似一盆冷水。澆在頭上。但是細細一想。你的字裏行間。都含着真愛的教訓。本來愛是純潔的。坦白的。我現在完全了解。絕對的遵命。請放心。從我良心上說吧。本來我也決不至於過河拆橋的。因為沒有得到您的同意。不敢孟浪從事。這一層諒必您也能體諒我吧。

以後的我倆已竟上了光明的大道。懷着正大的心裏。未來的幸福。一定是不可限量。可喜可喜。現在無情的臥鐘狂鳴了。恕我再不多寫。謹祝進步。

蒙你看得起的幕柳寫於自修室燈下。

(六)

和妹：

今天檐溜淅淅。陰風怒號。所謂就是鐵石人聽了也得愁思千疊。而况我輩淪落人呢。合着眼。閉着目。好像您在那裏也是一樣的景像。同樣的感觸。這種惱人的天氣。除非躲在那慈母的懷裏。能夠排除這種影響。而吸著愉快的空氣。吾愛。請您做我精神的慈母吧。尤我嗎。

光陰如飛箭般向前進行。吾終感著我們人生運動開著倒車向後退著。雖然有時「努力」兩字。隱約的像警鐘般敲着。但是到底不能少微感化我的頑抗力。昨宵我在枕畔想好了許多努力的方法及工作。並且臨睡着前一刻鐘的時光。暗暗的發了一個誓。但決計從今天實行……」但是一覺醒來。早聽見冷雨敲

窗。寒蟲悲秋之音調。好似一服神祕的清涼散。把我昨夜一般熱心。完全冷解降至零度以下的樣子。所以起身過後。自己細細觀察。覺得仍舊是昨天的我。並不是枕畔理想中的我。唉。可嘆。長此以往。如何結局呢。

愛的空氣是甜蜜的。愉快的。滋養的。但是幾時我們覺得是甜蜜的。愉快的。或是滋養的。換句話說。我們從沒享受過愛的幸福。只覺得處處受着愛的掙弄。愛的拘禁。環境支配的呢。自己裏足不前呢。我愛。請有以語我。庶可解除我心靈上這一層迷網。和妹。我願和您跑在愛神的面前。接受她的洗禮。請她祝福我倆。並且請她指使我倆走到樂園的捷徑。親愛的人啊。我們實行吧。以便早登彼岸。脫離我們的痛苦之源。

上次你的來信。實使我墮入五里霧中。末後的兩句。更使我模稜。吾愛。難道您還不能了解我的懷抱麼。這正令我夢想不到的。雖然。世人每每在煩惱時光。容易說那難於合理的話。不過我終於是想不到的。吾愛。請你把失望兩字。永久的線除掉。露出固有的光明。照耀對方。做盡愛之明燈。以符上面我說所的希望。

和妹。我絕對的信仰。世上的一切。只有妳那顆「弱小之心。」足夠維持我一切的希望。當我寫到這裏。我的心坎中的您。好像最溫和而慈悲的微笑。好似默允了我的請求。接受了我的希望。吾愛。您？

末了。我要請求您解除一切的狐疑。奮起合作的精神。秋風多厲。玉體珍重。

愛您的濠手字。

(七)

聆道兄有道。

昨展來書。啓發我不少的茅塞。可感可感。你說「我們已後的通信。應當赤裸探討戀愛問題。打倒舊禮教一切的假面具。……」云云。所論極是。我也十分的贊成。認爲這個問題。的確有討論的價值。以見真詮之所在。不過愚昧如予。那裏敢妄論深淵而重大的問題。以貽方家之笑。但是我倒有一樁關於愛戀的新聞。寫來講給你聽。

鳳采和憶昔兩人。你都認識嗎。當憶昔在T中學開除後。不多兩天。就和鳳采發生關係。演成自由戀愛的勾當。此時。誰不替鳳

小說世界 青年創作集

采可惜。一朶鮮花插在牛矢上了。甚至於有人埋怨鳳采。怪她不該和這種沒出息的憶昔發生關係。但是終歸不聽。絕對的愛慕他。體惜他。他倆的愛情。一天增高一天。後來憶昔的計畫失敗。又給家庭中驅逐。脫離家族關係。這時的憶昔。窮無所依。世上誰不說他是「混蛋」。獨有鳳采更爲愛他戀他。並且把她自己所入小學教員薪水。拿來周濟他。人家都管她納罕。……

……不過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人們才的確底承認。憶昔是個有爲的青年。可敬的青年。以前真是埋沒他了。正所云「狂者以不狂者爲狂」。後來他的顯赫事業。漸漸的暴露。她和他方始行結婚典禮。「有情人終成了眷屬」。聆道。您看他倆的愛如何。可能做我們的模範呢。以我片面的理想。他倆的愛。——眞愛。——委實是可敬的吧。卽祝

進步。

(八)

季孟敬上。

P先生：

我終日的不忘情於你。承蒙你也同樣的不忘情於我。實在是

十一

可感。雖然我倆久不通信。但是實在是掛念得很。此次異地相逢。「真是令人夢想不到的機會。但是恨未能傾心相談。剎那間又東西分投了。真是所謂「須臾對面傾刻別離」傷哉。

我本定初四回家。後來給親友等挽留了一日。所以始於初五才買棹言旋。是夜精神恍惚。復患失眠。聽那敲窗的細雨。滴滴不止。那階前的薄命玫瑰。好似給一陣陣無情的冷風所摧殘。發出悲慘的音調。這時我的一顆破碎的心靈。只得躲在我精神安慰者的懷裏。避去這慘黯的景象。但是終於是夢想罷了。細思此次不約而會。或許無緣中的有緣吧。

今日午後。獨坐在斗室裏。實在覺得無聊。所以讀了幾頁西廂。藉以破寂。不意北雁飛來。把你的書信遞到了。沒敢封的時候。我那心頭的小鹿。跳動不已。等到捧讀之餘。倒安慰了不少。藉知貴恙已經全愈。現在可以到校肄業。這是多末的僥倖。可賀可賀。還望你格外的保養。可以早日回復康健。以免伯母等勞念。

此番本想不覆你的。免得將來惹了不少的煩惱。又恐你引頸悵望。所以不得不再寫此覆君。

唉。回憶我倆自相交已來。受了多少的物議。經過了幾次的波折。像雪藕一樣的絲不斷絕。這分明是緣呢。還是孽呢。唉。請你取消了以予爲良伴之觀念吧。使我也可忍心拋却。否則到何年何日。才能償清我們的債呢。愛我者啊。請容納我的忠告吧。

作書時。心緒不寧。又况不識相的祖母在旁。她老人家勞勞叨叨的不歇。所以難於再寫了。草率處請原諒。——望你將憐我之心原諒我。祝君

康健。

愛的愛M字。初七日燈下

這封信我曾得到受信人的允許。因爲對方寫信人M女士現已謝世。故而無從徵求她的同意。但是我想女士不見得責備我吧。略誌數語。以表吾過。並爲地下人道歉。

林少附白。

(九)

頌秋女士：

在煩惱悵望的中間。得到片紙的慰藉。足爲人世——或許非他人的人生——的最光榮的無上繪音——過份的說來。或許

和「聖旨」一般的看待。——但是青雲蔽了白日，狐疑罩住了我的弱者心靈。使我有希望的當中變成了將近絕望的對影。徒剩了呻吟在絕望中的希望而已。

青年的一切個性底敵人。就於那萬惡的假面具。使得我們一輩有志有爲的青年。爲他墮落到最深的「痛苦之窟」。犧牲未來的一切理想而可以見諸事實的幸福。這一層我們覺悟的青年。應當一致起來。做打倒假面具的工作。使得原有底沉淪在「痛苦之窟」中的個性。一天一天向着美的路上發展。我最欽佩的秋啊。請你相當的了解。加入我們驅逐假面具的陣線上。打倒！打倒！

今天M君告訴我。你的不得已底苦衷。但是據我片面的想來。青年光榮愛情的字典裏。條件上。都沒有什麼叫做苦衷不苦衷。望你勇敢的寫幾個字給我。以便刻在我的心板上。並且可以答復我的懷疑底心靈。此祝
努力並候 復音。

冰鈞。

心上的曼英愛人呀。

過去的事實之遺跡。畢竟引起我冰冷情緒之顧戀。雖然呀。是你的心坎寶座裏的驅逐者。已經喪失歸時互愛的可能。然而懦弱弦上的幽怨音調。再也顧不到你的怒恨之暴發。因此在我幾天以來的憂悶結果。造成這不知所之的血淚文字。假使你愛我的。那麼看見了這封信。總應該予我相當的慰藉。倘……倘若是。不的。我只希望你……下一滴甜蜜之淚。

我正在懺悔呀。前天我同妳在中華影戲院看戲。爲什麼在不覺中。我的右手竟偷偷地抓到你的神祕之區。雖然當時你只做沒有覺得一樣。但是我的心弦。已經顫動得和琴弦一般。那有任何的力量。去止住牠呢。或者妳已經覺得而未便當面就說話。我想來總不至於這樣吧。我愛。我和妳在過去的歷史上。我自信沒有如此的做過。唉。我現在正在追求右手犯法的動機。到了將來相當的時期內。我一定有使妳最滿意地應得罪罰。因爲我這個青年。可以算得只懂愛情而不知肉慾的人。平常也不曉得人們的生殖器到底其什麼功用。而況去做這種狗戀的勾當呢。

妳諒必還能夠信任我過去的人格。而充分的原諒我吧。曼妹。我不願多談這種自戕良心的話。總之。給妳精神裁判罷了。

昨天舍妹從校裏回來。說妳曾經把這事（婚姻問題）公開在同學面前。同學們都羨妳將來的幸福。勸妳堅決的允應就是。曼莫。我同妳說吧。我家雖然是富有資產。但是像我這樣的笨子。覺得這些身外之物。要牠做什麼。所以我永無一天有享受遺產的思想。我只要少徵有點生活費就夠了。其他一概不貪。老實說也不顧得着。我畢生所需要的寶貝。是妳給我的愛。妳的愛。是我現在和將來一切的產業。倘使火來燒。我將安身於妳的心坎深處。要是兵來搶。我也可藏在愛囊之中。無論經過怎樣的危機。我的產業——愛情——永無消滅的一日。除非是我倆同歸於荒塚之間呢。曼妹。現在我要妳的愛情了。請妳把牠包包好。放在我的心裏吧。恕不多譚。謹祝

健全。

棟上。（完）

小詩

(一)

趨炎附勢的人們，
你沒有感到譏諷的無謂嗎？

(二)

燈蛾奔向光明，
都不知自己為光明而犧牲！

(三)

不知誰在彈着悲涼之曲，
我的心兒，不由得也有些悽愴了。

(四)

在細雨紛紛的當兒，
蝶兒也感到強者的欺凌了。



文壇祕錄（三十）

編者輯

一五二五

僑裝的中國小說

昔林琴南先生譯西洋小說，多以已意增損改易之，不能保存原書之本來面目。今人已多謂其不忠實。然猶未若前清同治時之譯小說者。摘譯西洋小說之一節，而冒爲中國小說也。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申報所載「談瀛小錄」云。某籍隸甬東。家世以懋遷爲業。父生四子。子（某自稱）乃三索所得者。幼曾學書。至將冠時。父絜之賈遊。每附海舶抵澎湖廈門等埠。貿易貨貝。數年。父病歿。生意日漸蕭條。貨產亦漸消耗。正無可爲計。適有一富號業沙船走閩廣者。延司舶中會計交易事。遂祿被登舟。前赴瓊山。於初解纜放洋。行近海南。忽遇颶母狂飄。浪高百丈。（以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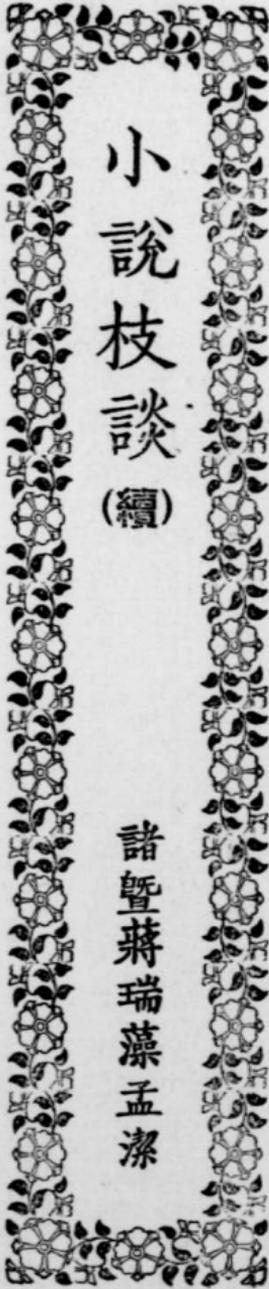
舟覆於海及飄流至小人國事。即全譯格利佛遊記原文。）

按上文既云某爲甬東人。又言前赴瓊山云云。分明是中國人中國事也。而飄流至小人國。又全是外國小說。此種作品。謂爲翻譯的小說。不如謂爲僑裝的中國小說也。

又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申報所載「一睡七十年」云……相傳有魏某者。家僅中人。世居於鄉。依山爲屋。頗有園亭池沼之勝。魏少好讀書。不求甚解。及長。又習技擊之術。稍通其藝。輒棄之。以爲皆無足學。而獨嗜道家言。有棄家遁世之想……一日。獨行山中。見一兔。甚馴健。因以火鎗逐之。遂入山深處。（下文述魏某遇仙人留飲。數日。歸來。則已世事變遷。村人均不識其爲何許人。即全譯歐文「李迫大夢」之原文。）

上文言魏某之家世。及其嗜道家言云云。分明是中國人中國事也。而下文又全是外國小說。翻譯乎。僑裝乎。竊以爲稱爲僑裝。甚確切也。

格利佛遊記及歐文之書。今人略習英文者。無不知之。同治十一年之申報。今已不可復得。但有人輯錄當時申報所載小說雜文。爲松蔭齋漫錄。此兩條均收入漫錄中。不難覓取對照也。（寄塵）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老殘游記

近來新譚小說。風起雲涌。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擘海花爲巨擘。惜乎全豹未窺。使人有曲終人渺之感。亦藝林之缺陷也。其略足比肩者。有老殘游記。雖篇幅稍短。而意趣淵厚。取境適奇。底是作手。雖立言誕怪。不免貽譏。而文字固不以此高下。著者自署洪都百鍊生。聞之人云。係劉姓。名鶚。字雲湍。丹徒人。個儻不羣。負異才。膏寓稷下金泉精舍。賓友選踳。有所作。操筆立就。亦壯歲隕折。天公忌才。真果爾乎。(負暄絮語)

天方夜談

天方夜譚。不知何人所著。其書言安息某國王。以其寵妃與奴私。殺之。後更娶他妃。御一夕。天明輒殺

無赦。以是國中美人幾盡。後其宰相女。自言願爲王妃。父母涕泣閉拒之。不可。則爲具盛飾進御。夜中雞既鳴。白王嘗爲女弟道一古事未盡。願得畢其說就死。王許之。爲迎其女弟宮中。聽姊復理前語。乃其說既弔詭新奇可喜矣。且抽繹益長。猝不可罄。則請王賜一夕之命。以廣續前語。入後轉勝。王甚樂之。如是者至一千有一夜。得不死。其書爲各國傳譯。名一千一夜天方夜談。誠古今絕作也。且其書多識西域回部制度風俗教理民情之事。故爲通人所重也。（嚴譯穆勒名學注）

天方夜談。爲回教國最古之說部。所列故事。多涉俶詭奇幻。近於搜神述異之流。譯者姓名弗著。其龍穴合窆記。尤多情至語。非深於情不能道。其旨可通於填詞。如妃謂宰侯。子慧心人。當知予意。勿辜所託。苟棄予命。以爲予憂。則怨將終其身。誓不復與子見。其言徑情直遂。視情外如無物。詞之質筆似之。又比客呼妃名自語曰。予念卽不見諒於卿。亦終不能釋。雖形消骨化。此區區之忱。不與俱泯。詞有不嫌說盡者。斯語似之。又比客謂宰侯。余之戀戀。實彼有以召之。一望其神光離合。卽心搖搖不自主。遂自呼名而懟曰。比客。子何妄。獨不慮如膏之煎。徒自苦耶。又懟宰侯曰。君誤我。借余至此。非紆我繾綣。直益我磨折耳。復舉手謝曰。此行實自至。昏瞽中誣君爲道引。余過矣。余過矣。語未畢。泪墜如雨。哀抑

不自勝。若癡若狂。百態交作。其言胡天胡帝。愈轉愈深。詞筆之變化。或流於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如昔賢之論靈均書辭。其斯旨乎。又妃就坐。目專注比客。與比客言。輒託興於物。而隱寓其心懷。脈脈然相通無間也。既互眴遞意。妃益信比客爲深於情者。雖耳目衆。未能罄所懷。而方寸間蹲蹲歡舞。自流露於眉宇。覺人生之樂。無有踰於此者。又妃顧比客。赧頰而言曰。余方寸已亂。口不能掬余懷。君之見愛於余。余深信君用意之篤。第君雖情重莫與匹。余以意度君。知君當不疑余之鍾情於君。不如君之甚也。又比客歎歔而對曰。即使卿不諒予衷。不列余於沒齒不二之臣。是予不足以感動高深。亦唯自怨自艾。矧卿之於予。乃固結若此耶。予自念一見顏色。卽不復自知有生命。利劍之刃。能斷百重甲。而不能斷予一縷之愛絲。皆以至曲之筆。傳至深之情。生命不自知。利劍不能斷。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斯其所謂重乎。又妃默呼比客之名曰。比客乎。使斯時予膝爲君而屈。固禱祀以求。無幾微怨意也。又比客甫入船。左手遙指妃。右捧其心。顫聲曰。卿乎。余相愛之情。凝於掌。其將去。語似質而近拙。而情彌真。求之詞中。惟清真間有之。而未易多覩也。小說可通於詞。天方夜談而外。殆不能有二也。（餐櫻廡漫筆）

婀娜小史

婀娜小史爲托爾斯太名著。結構頗似石頭記。布局命意。都有相似處。惟石頭記稍不如此書之逼真耳。婀娜傳甚不易讀。其所寫皆家庭及社會纖細瑣事。至千二百葉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終卷。此書寫俄國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可謂鑄鼎照奸。書中主人李問。蓋托氏自寫生也。其人由疑而復歸於信仰。一日聞一田夫之言。忽大解悟。知前此種種思慮疑問。都歸無用。天國不遠。卽在心中。何必外求。此托氏之宗教哲學也。其說亦有不完處。他日當詳論之。托氏寫人物之長處。頗似蕭思璧。其人物如婀娜。如李問夫婦。如婀娜之夫。皆亦善亦惡。可褒可貶。正如蕭思璧之漢姆勒特王子李耳王倭色羅諸人物。皆非完人也。迭更司寫生。褒之欲超之九天。貶之欲墜諸深淵。此一法也。薩克雷寫生則不然。其書中無一完全之好人。亦無一不可救藥之惡人。此又一法也。以經歷實際證之。吾從其後者。托氏亦主此法者也。（缺名筆記）

雜記

小說家流。出於稗官。班志所列者十餘家。今咸失傳。惟孔安國祕記（至理篇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

(論仙篇引)陳仲弓異聞記。偶見引於葛洪抱朴子。六朝以降。作者日增。蓋中國人民。喜言神怪。而莊言讖論。又非婦孺所能通。故假談諧鬼怪之詞。出以鄙俚。而勸懲之意。隱寓其中。亦感發人民之一助也。然古代小說家言。體近於史。爲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唐代士人。始著傳奇小說。用爲科舉之媒。如幽怪錄傳奇是也。宗人雲麓漫鈔。稱其文備衆體。足覘詩筆史才。(雲麓漫鈔曰。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贊。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皆是也。)予按詩三百篇。如六月采芑大明篤公劉江漢諸作。皆爲敘事之詩。而漢人樂府之詩。如孔雀東南飛數篇。咸雜序閭里之事。序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樂府者。又樂教之支派也。是爲春秋家與樂教合一之始。(唐杜甫之詩。亦稱詩史)此卽金元曲劇之濫觴也。蓋傳奇小說之體。既興於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也。敘事樂府者。曲劇之遠源也。樂府之詩。或由一解至數解。卽套曲之始也。樂府之句。或由三字至七字。卽長短句之始也。且樂府之中。如孔雀東南飛諸篇。非惟序衆人之事。亦且序衆人之言。此又曲劇描摹口吻之權輿也。特曲劇之用。

聲容相兼。聲出於雅。雅訓爲正。乃聲音之不失其正者也。容出於頌。頌容互訓。（頌字從公得聲。容字從谷得聲。本屬一音之轉。又頌字從頁。卽象人身之形。與夏字同。九夏之樂。多屬於舞。故頌亦屬於舞。卽古人所謂文舞武舞二種也。）乃用佾舞以節八音者也。（見左傳隱五年。）曲劇之興。實兼二體。元人以曲劇爲進身之媒。猶之唐人以傳奇小說爲科舉之媒也。明人襲宋元八比之體。用以取士。律以曲劇。雖有有韻無韻之分。然實曲劇之變體也。如破題小講。猶曲劇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猶曲劇之有套數也。領題出題段落。猶曲劇之有賓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倂肖爲能。尤與曲劇相符。乃習之既久。遂詡爲代聖賢立言。然金元曲劇之中。其推爲正旦者。曷嘗非忠臣孝子貞夫義婦耶。故曲劇者。又八比之先道也。吾人旣以傳奇曲劇爲進身之媒。則後世以八比爲取士之用者。曷足怪乎。（章世純治平要續爵祿篇曰。中產以上之家。無不教子。六歲卽延師。教以對偶。取青對白。取一對二。取山對水。取仄對平。牽此扯彼。使整齊可觀。高下可誦。此何謂也。積之則爲表聯判語也。衍之則時文法也。據此以觀。足徵八比之用。與曲劇同。故整齊可觀。高下可誦也。）故知八比之出於曲劇。卽知八比之文。皆俳優之文矣。乃近數百年之間。視八比爲至尊。而視曲劇爲至卑。謂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昔王

維奏鬱輪袍以進身。頗爲正直所鄙。明代以降。士人咸憑八比以進身。是驅天下之人而盡爲王維也。噫。八比一體。當附入曲劇之後。〔論文雜記〕

傳奇一語。代異其義。唐裴硯傳奇。乃小說家言。與戲曲無涉。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梁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卽王灼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者。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是也。則宋之傳奇。當與今之彈詞相似。至元尙有諸宮調之名。如石君實戴善甫。均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鍾嗣成編入雜劇中。又楊廉夫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按尸諫靈公。乃鮑天佑所撰雜劇。則元人以雜劇爲傳奇也。明中葉以後。傳奇之名。專指南劇。以與北曲之雜劇相別。則此二字之義。凡四變矣。〔錄曲餘譚〕

說部中有不可解者。如稱人之美。必曰潘安。將仁字斥去。稱潘美必曰潘仁美。卻增一仁字。余前已論過矣。至於岳雲。宋史列傳爲飛養子。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每戰以手握兩鐵錐。重八十斤。而說部偏以爲忠武所生子。關興者。壯繆子也。而衍義復以爲養子。何所見而然。殊不可解。〔畏

廬瑣記)

宋史載劉豫降金。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逆故也。按水滸有關勝。癸辛雜志。龔聖與作關勝贊云。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后昆。以其時考之。宋江作亂。正在宋末。然則劉豫所殺之關勝。卽水滸之關勝耶。世之圖關勝者。赤面大刀。其狀似壯謬。於是凡關姓者。匪不赤面。匪不大刀。而施公案之關太出矣。太號小西。蓋自命爲山西人。似卽壯繆之後。小說家無識。盜襲可笑。(同上)

(完)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二十一回 警信忽來柔腸宛轉 盛會難再珠淚汎瀾

當天晚上，馬克士請蟬妮在一家極華美的飯莊上晚膳。蟬妮貪圖那家飯莊上人多，可以不致惹人注意，也答應了。餐房是臨河的，坐在靠窗的餐桌上，習習晚風，從水面上吹來，非常爽快。桌上放着一盆鈴蘭，同許多乳色月季。給室中淡黃色燈光一映，越發覺得花氣襲人，華燈燦爛。蟬妮穿一套絕薄黑紗衣服。玉肩上繫着玄色天鵝絨的緞帶。戴着黑色鏤空紗巾。那個紗巾，一半像冠，一半像頭

巾，覆在金黃色雲鬢上，格外好看。巾畔垂着一大縷流蘇。王后贈他的那串珍珠，也挂在粉頸上。自從再見倪古壘以後，芳心中滿貯着愛情，坐在那裏，雙眼微錫，紅潮登頰。馬克士早已知道。看着他出神，不覺妬火中燒。冷冷的道：「你今天幹的事，不覺得太危險嗎？」蟬妮聽了這句話，不覺吃驚。愕然道：

「你說什麼？」馬克士道：「今天午後，我在聖亞爾班左近舊路房，看見你同古瑪碧的倪古壘王儲，在那裏啜茗。不必瞞我。」蟬妮着慌道：「你看見我，我却怎樣沒有見你呢？」馬克士道：「那也不足爲奇，你一顆心只在那王儲身上，怎樣會留心到別人身上去呢？這件事，我同你講，非常危險。當時雖沒有別人注意，你們儘自這般鬧下去，難保不會給人發覺出來。」說到這裏，剛好侍者上來換菜，蟬妮默然不語。他給馬克士一提，又記起在舊路房啜茗的事來。當時也知道不當。不過給倪古壘逼着，不得不去。倪古壘賭了不娶史天芬的呪之後，就說在這種日暖風和天氣，不應在這般空氣窒塞的房中勾留。既已說明原委，以前在雅罕宮中一切過去歷史，不必再去提他。還是找一個地方坐坐，談談未來的理想。那時倪古壘已經恢復了第一次相見時故態，歡天喜地的，敦促着蟬妮一同出外。蟬妮怕洩漏行藏，不當穩便，再三推辭。倪古壘不肯答應。他說此番微服來英，住在使署，外邊一些不知

消息。古瑪砦公使年齡已高，雙目差不多失明。那些祕書隨員，都是很知己的。公使夫人早已去世，使署中並沒有內眷，出入非常自由。這一次來，特別是來訪蟬妮消息的，既已見面，不得不慶祝一下。若是怕人看見，不妨雇一輛車子，一同上鄉間去玩玩。蟬妮推辭不來，只得同行。這一個下午，過得非常快樂。既經倪古壘的諒解，把所有煩惱，完全丟開。倪古壘既已知道蟬妮愛他，他也答應不再愛別的女子，不再同別的女子結婚。兩個人在這初夏天氣中，彷彿同普通情人一般，一些顧慮都沒有。快樂的光陰，非常過得快，轉眼之間，已將薄暮。兩個人仍舊坐着車子回家。彷彿做了一個好夢。一到家，方纔知道同馬克士預訂的時間將到，雖是不願去，只因記望着倪古壘，怕不去，馬克士要疑心，只得匆匆換了一套衣服，來敷衍馬克士。不料仍舊給馬克士知道了。心中一急，覺得面前放着的許多珍饈，都沒有了滋味。馬克士却暗暗得意。笑吟吟玩弄着手中握着的刀叉道：『我同你講，這件事十分危險。若是古瑪砦的倪古壘王儲，把他未婚妻扔在雅舜宮中，不去睬他。自己卻同一位假公主私會。這種消息，給那些新聞社中人知道，就是絕好的材料。』蟬妮聽他這般講，氣得開不出口來。馬克士接着道：『蟬妮你年齡很輕，要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同你講的，都是忠言。現在你這種舉動，於你究竟

有何好處？即使他愛上你，也是沒有結局的。講實在話，他能够同你結婚嗎？」蟬妮聽了，只不作聲，澄澄地看着菜碟，裝作吃東西，不去睬他。馬克士接着道：「至於我呢，却是不然。我立志要娶你爲室，凡是於你身上名譽上有害的，當然要一律排除的。」蟬妮道：「你說些什麼。說的話是何用意？」說着，喉中有些哽咽。馬克士給蟬妮斟上一盃汽水道：「你喝些水。天呀！你哽咽着都是很美麗的。親愛的姑娘！我不爲別的，只怕你受危險，因此警告你。論起王儲的人材來，年齡既輕，相貌也長得不錯。不過他生長宮禁，從小在脂粉叢中混慣的，同女人交際，當然是個老手。也是他的慣技。不是我多管閑事，爲友誼上，不能不說。你自問於他究竟可以做一個什麼人？」蟬妮黯然不語。方寸中却非常難受。急得幾乎挂下淚來。馬克士見了，格外得意。用極溫和的聲音接着道：「你得放明白些。在他的地位上，原也可以同公主結婚，另外再找一個女子做他外室。不過，我却不願意你去充數。」蟬妮聽見馬克士用這種話來侮蔑他的情人，氣得幾乎要殺死馬克士。喃喃的道：「我看你真是可怕！我真是恨你！」馬克士道：「不要這般固執。凡是真實的朋友，都會這般忠告你的。爲什麼如此不公平，怨起我來。」蟬妮一想却也是實情，顏色和緩了些。馬克士也轉過語氣來道：「現在我們也不必再談這些

不相干的話。把好好的光陰犧牲了。今天你吃的很少，讓我替你削個梨。」分手時候，馬士克想送他回寓，蟬妮再三推辭，馬克士也就罷了。送着上車，在路上走着，低聲向蟬妮道：『你今夜比以前格外美麗了。我給你考慮時間，靜待好音，從來沒有催促過你，這個諒來你也可以承認的。』第二天倪古寫信給蟬妮，說要來看他，同他上沙虎街一家加非館中談天。這個地方，非常隱僻，決不會給人認識。那個加非館主人，是意大利人，同倪古有交情的。蟬妮得信，因為葛羅麗已經回來，既不願在自己臥室中接待，又沒有別的房間可借，不過這是最後一次，不能不見他，所以只能應允。到了那裏看見那家加非館建築得非常別緻。地上鋪着水泥和沙打成的地。酒瓶架上，滿滿排列着五色斑斕的酒杯。櫃台後面那個店主笑吟吟的站着。送上來的餚饌，都是熱氣蒸騰，芬芳撲鼻。那天倪古格外快樂，常常同隔座的外國人，用各國方言，同他們談笑。還向音樂隊員手中取過立琴來，教他們新曲。高興起來，還引吭高歌。蟬妮也覺得像到了天國一般，百慮皆捐。倪古見他快樂，彈着立琴，勸他飲那館中著名的紅酒。那些座客見了，都喃喃稱羨。倪古告訴蟬妮道：『那些朋友叫我美少年，說你是我的最美麗的女友。』樂了一回，一同走出店去。一到街上，倪古提議步行送蟬妮回寓。用手扶着蟬妮，一語不發，走到博物院前。抬頭一望，那一座建築物，在月光中看去，格外覺得莊嚴。蟬妮想

起心事，在黑暗中立定脚步，思索一回，慨然道：「倪古壘！殿下！我心中非常悲楚。以後我同殿下不能再見了。」倪古壘愕然道：「蟬妮！爲什麼呢？」蟬妮道：「我一定不能再見，你是一位天潢貴胄，你應

當明白的呀。」倪古壘道：「這真是我的不幸。不過我雖是不幸做了天潢貴胄，難道不應當有些樂趣的嗎？」

蟬妮道：「這個你應當知道，我爲你打算，實在不忍你如此。」倪古壘道：「這樣說，你還是愛我的。」

蟬妮道：「正是。」倪古壘道：「我也明白了。」說着，頓了一頓，纔愀然道：「我委實很愛你。我們兩個的愛情，是神聖的。」

蟬妮道：「對了。我知道你也會明白過來的。同你像目前這般常常在一起，常常見你，常常來往，本來是極好的。不過決無善果的。你體會得到嗎？」

倪古壘默然。不過呼吸却非常緊促。蟬妮記起馬克士那番話來，不能不說得明白。慨然道：「我們雖然相愛，將來決無善果。若不及早分手，你打算把我怎樣呢？」

倪古壘聽了，也不作聲，緊緊扶住蟬妮一支玉臂，向寓中走去。到了門外，纔很悲慘的道：「我也知道。雖有決心，那最後的目的，是今生不能達的了。」

分手時候，景象非常可慘。蟬妮止不住玉淚闌干。倪古壘同他接了個吻告辭。癡癡的站在身後，看着蟬妮掏出鑰匙來，開門進去。一語不發。蟬妮末次掉過頭去，聽見他哽咽着，悲呼道：「蟬妮！我的親愛的蟬妮！我把這顆心留下來給了你了，你替我收着。」

蟬妮不忍再聽，掩門進去。不知他站在那裏，幾時走的。

如何能除面上紅瘰

有一極簡易之治療由江蘇黎里胡適武先生所介紹者是也其來函云僕面患紅瘰遍臉然迭經療治如水瀝石罔無效力心殊焦灼偶披閱報章登載貴藥局之紅色清導丸能治此症於是函購試服竟奏神效瘰痕消弭後覺肌膚玉潤非但惠澤銘感無既專馳蕪函藉以伸謝清導丸

正是余必服清導丸矣



汗不調昏悶懶倦嘔吐憂鬱等症患者衆多頭悶肝可蘊祕而治且潔紅能
 九以自療治曷不試服清導丸以治愈之乎清
 導丸功力和平出自天然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
 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每六瓶大洋三元

閣下如果爲人之父母請閱此篇

因可救護閣下及他人之小孩當彼等偶或疾病之時此即湖北鄂城小北門普濟醫局王蘭馨先生之經驗王君曾充鄂城女學校教授其來函云小女亞蘭年方五歲穎悟過人甫至暑假時而形容日見憔悴就醫診治服藥罔效適有友人言及



王蘭馨女士之小女

勸其父兄購服此藥片無一不驗如閣下肌瘦者即
 之小孩有患病不易長大者請爲試服此藥片已曾治愈千萬小孩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品在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74(11)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移

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恨良深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填用附列二種格式剪下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館並乞各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賜良多諒荷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

公鑒 即請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印精樓芬酒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宋人小說

蘇黃門龍川別略	稽神錄	玉照新志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邵氏見後錄	邵氏見後錄	河南見後錄	春渚紀聞	涑水記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唐語林	世說新語
蘇轍	徐鉉	王明清	周密四冊	費袞	陸游二冊	邵博三冊	邵伯溫二冊	何蘧二冊	司馬光二冊	歐陽修	歐陽修	佚名	王彞四冊	劉義慶六冊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元	五角	五角	九角	七角	五角	九角	二角	二角	七角	七角	七角

夷堅志

〔宋邁著〕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印定價十二元

捫蝨新	雞肋	鶴林玉露	青箱雜記	東原錄	隨隱漫錄	投轄錄	嬾真子	珩璜新論	澠水燕談錄	石林避暑錄話	塵史	默記	脚氣集	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
陳善	莊季裕	羅大經	吳處厚	龔鼎臣	陳世崇	王明清	馬永卿	孔平仲	王闢之	葉夢得	王得臣	王銍	車若水	蘇軾	蘇軾
二冊	二冊	三冊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六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